

香港
科幻巡礼

香港著名科幻作家，蛰伏十余年，重磅新作推出。

重返 大地世界

《地底城的秘密》续集

科幻会荣誉顾问

杜渐 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香港科幻巡礼

重返大地世界

——《地底城的秘密》续集

杜 渐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重返大地世界:《地底城的秘密》续集/杜渐著. —北京: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4. 5

(香港科幻巡礼)

ISBN 978 - 7 - 110 - 08575 - 2

I. ①重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882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 - 2013 - 38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人 苏 青

责任编辑 吕 鸣

责任校对 赵丽英

责任印制 李春利

封面设计 香港皇者出版设计部

出版发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 编 100081

发行电话 010 - 62173865 传 真 010 - 62179148

投稿电话 010 - 62176522 网 址 <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>

开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
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6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10 - 08575 - 2/I · 365

定 价 16.00 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

我和夏基走进了那个翠绿的世界，一切对于我们这两个长期生活在地底的人，都是新鲜离奇，从未见过的，在地底世界根本就没有树木森林，也没有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。最令我们惊奇和感动的是，抬头往上望去，是一片高不可测的蔚蓝色，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，实在是伟大，太壮观了，令我们感到心灵震撼。

在地底世界根本就没有这么浩瀚无垠的空间，也没有能普照宇宙的阳光，我们半生都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呼吸着循环再造的人工空气，我们从来未见过地面上的一切，我们有限的知识，全是从书本图像上得来的。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伟大的大自然奇景，禁不住想跪下来膜拜一番。

“这世界实在太美丽了，要是早知道这样，我才不会害怕上来呢！”夏基兴奋地对我说。

我望着辐射探测仪，看不到有什么数据足以显示周围的环境有危害人类的辐射，我给他指出：“奇怪，你看，辐射探测仪显示的数据完全正常，这说明地面上早就没有危险，可是我们生活在地底世界的人，一直却蒙在鼓里，以为四百年前核战留下的辐射仍未消失，不知道地面上早已大地回春，大自然早已恢复了常态，人们还死死抱着过去的成见，认为只要一上来就准会被辐射弄死。不过，我仍有一点总是想不通，为什么地道里的那些死者要用石头把通道堵死呢？难道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，碰上过什

么危险可怕的事吗？”

夏基也感到困惑不解，他搔搔头皮，说道：“阿龙，会不会他们当日上来时，外边还有很强烈的辐射呢？或许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带有探测辐射的仪器，所以不敢跑出地道来吧？”

我否定道：“不对，不会是这样的，他们只要接近出口，拨开枝叶藤蔓一看，就可以看得出外边青葱一片，总会想办法在这新世界生活的，他们一定是在躲避什么意想不到的十分恐怖的东西，否则用不着堵住地道不敢出来的，我们不要粗心大意啊！”

他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们有激光枪，怕什么呢？难道会有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生存在这么美丽的世界里面吗？”

我担心地说：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粗心不得！”

夏基虽然同意我的分析，但他胆子大，认为不可能会出现什么危险的，我却始终放心不下，我提出：“我们对外面的环境不熟悉，行动要小心，宁可慢慢来，千万不要由于不小心谨慎弄出事来，我建议今天留在洞口里，明天看清楚了，才进一步行动，也许你认为我这是胆子太小，不过我宁可慎重些，在这新环境可不能逞强啊！”

夏基耸耸肩，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，只是不加反驳罢了，我也就不再说下去，不过他还是听从了我的劝告，跟我退回洞口去。

我们收拾了一些枯叶枯枝，在洞口内生了火，准备晚上取暖，我们带有干粮，还不需要为吃的担心，我想等吃完了干粮，就得设法寻找食物了，那自然得离开这洞口，

到外面去狩猎，可是，外面的森林中，会有可供我们吃的猎物吗？

夏基在临睡时，说了一句：“不用那么担心，明天我们去闯闯这个新世界，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定能找到新的粮食的，阿龙，不必发愁！”

我们在篝火旁躺下休息，我们认为在洞内是安全的，所以没有想到应该有人值更守夜。

临睡前，我对夏基说：“明天早上，等太阳出来了，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去探索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，应该互相照应，千万不要单独行动。”

他哼了一下鼻子，作为答应，听得出他感到不耐烦，我仍然耐心劝说道：“我们人地生疏，还是小心点好，阿基，难道你忘了那些死者是怎样堵住通道的吗？我怕外面的森林里会有什么危险可怕的生物，要知道经过四百年，辐射是消失了，但辐射会对生物引起些什么变异呢，会不会产生出怪物来，那我可没有一点儿把握。”

夏基道：“我想不会变异出些什么怪物的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找一下，看看地面世界有没有人类生存下来，如果人类经过 400 年，能抵受辐射而不灭绝，那不是一宗奇迹吗？”

我道：“你以为可能有人类在地面上生存至今吗？我不大相信有这种可能，我担心的不是有没有人在这世界，而是担心生物界因辐射而产生畸变，要是蚂蚁的身体变成 30 厘米长，那么这世界很可能已经被它们统治着呢！也可能有某些种类的动物成了世界的主宰，我们人类就无法生

存啦！”

夏基笑道：“阿龙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简直像个老头一样，这也担心，那也发愁，还能做人吗？我就不信有什么30厘米长的蚂蚁，我更不信会有另一种生物能统治这世界，生物的进化发展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，不可能有另一种生物的智慧能比人类高的，我只希望能在这新世界找到女人，否则我们两个男人可就寂寞啦！”

我笑道：“你呀！三句话不离女人，就怕这儿的女人都是些母夜叉，看你还敢不敢乱来！”

这一夜，我睡得很熟，直到天快亮时，五更寒使我冷醒过来，我翻身爬起来一看，原来篝火早已熄灭，我向夏基睡觉的地方望去，发现他早已起来，不知溜到哪儿去了，我想大概他跑到洞口小解，因为他本来枕着的背囊仍在原处，我翻过身，躺下来，继续睡觉，根本不当一回事。

我一直睡到阳光从洞口照射进来，才伸伸懒腰爬起来，夏基睡的地方仍像上次我看到的樣子，背囊还在原处，只是不见夏基，我不禁感到一丝困惑，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就算是到洞口去大便，也该回来的，怎么连人影也不见呢？我这才发觉不对路，跳了起来，跑到洞口外，去寻找他。

我在洞外四处张望，却看不到有他的人影，这时我才真正发慌，大声喊叫他的名字，叫到声音沙哑，仍听不见他应一声，我心里着实害怕，他怎么失踪了呢？他是在洞口被什么野兽叼走了？还是跌进山沟里去了？这可把我急坏了。我回到洞内，这时才发现，他在背囊旁用石头压着

一张条子，我捡起来一看，不由得骂起来了，原来他已迫不及待，自己一个人跑出去打猎，这简直是胡闹！

我生气地骂道：“这不是去找死吗？岂有此理，也不等我醒来一起去，走失了怎么办？真急死人啦！”

我这时才发现，他带走了激光枪和一把猎刀，我拿了斧头，追出洞去，可是，林海茫茫，到哪里去找他呢？

我心急如焚，向森林走去，只见到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，却看不到半个人影，夏基像消失在林海之中，一点儿踪迹都不见。

我在林中越走越深，过不了多久，连我自己也迷失了方向，不辨东西南北了。

直到太阳升到头顶，我想该是正午了，仍然找不见夏基的踪影。

我失望地坐在一株大树脚下，感到不知所措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这时，我已不再责怪夏基，反而责怪自己了，如果我不是睡得那么死，怎么会让夏基干出这种蠢事呢？是我没有照顾好他，我辜负了霞姨的嘱托！

我的肚子咕咕作响，这时我才发觉，从爬起来到现在，我什么也没吃过，连水也没喝过一滴，我摸摸腰间，糟！跑出来时匆匆忙忙，竟忘了带水壶，背囊和干粮全留在那洞里，现在身边什么也没有，除了手里拿着一柄斧头。

我倚着大树，正在发愁，突然，我听见树林中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首先的反应是以为夏基寻我来了，但我立即发现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些脚步声是谁的，不过可以肯定，那绝不是夏基，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而是好几

个人。

这地面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类生存，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洞里的死者宁愿堵死通道，也不敢出来了，那最可怕的怪物，并不是什么别的生物，是人！人最大的敌人，正是人！

我不知道这几个来人，会是友是敌，在我对他们还不了解前，最好先躲起来，不让他们发现我。

我爬上了那株大树，躲在浓密的枝叶后面，只要我躲着不动，我相信在树下走过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发现我的。

我屏住呼吸，连大气也不敢喘，用手拉开了面前的枝叶，往下张望，看看这些在林中走动的，会是什么人。

脚步声走近来了，我隐约看到10个背着东西的人在树下走过。使我惊奇的是，这10个人全是女人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是健硕的女猎人，她们每人都手里拿着弓箭和武器。

我不敢动弹，我无法肯定这些女猎人会怎样对待我，会把我当贵客吗？还是把我当作猎物呢？

我突然听见其中一个讲话了。

“停住，前面有片林中空地，我们在那儿布局吧！”讲话的显然是这队猎人的首领。

我竟听得懂她讲的话！这么说来，400年来语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我心里掀动了好奇，她们准备布局猎取什么呢？等她们走远，我悄悄从树上爬下来，沿着她们走去的方向，小心翼翼地跟踪前去。

果然，走不出百步，就是一片林中空地。我在附近找了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，攀到树梢上，从高处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们在干些什么了。

从树上居高临下，我不只看清了她们的服装，连她们的容貌也能分辨出来了。

她们身上穿着绿色棕色的迷彩衫裤，活像军装，脚上则穿皮靴。这10个人鱼贯走入林中空地，其中一个头上挽了个髻，挥着一根红色羽毛的女人挥了挥手，其他9个立即停下，并将背着的东西，放在空地中央。

我在高处，听不见她们讲话的声音，但看得到她们的活动。

她们在空地中央，摆了4个土坛子，把坛子的盖打开。我处于下风，立即闻到一阵甜而香腻的酒香。

她们把酒坛放好，立即散开，躲进附近的树木后边。我发现，她们除了弓箭之外，每个人腰间都挂着一柄猎刀，其中那个首领，更手执一枝长矛。

我敢肯定她们是一队猎人，但我却不知道她们要捕猎什么。不过，我心里很清醒，我绝不希望自己变成她们的猎物，从她们的行动，我知道她们不是好惹的。

她们躲进树林里，就悄然不动了。

我攀在大树上，注视着四周的动静，心里在琢磨，按照我从前电脑里获得的知识，狩猎这种活动，应该是男人干的活，怎么这儿却是些女猎人呢？

我开始有了一种想法，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由女性统治的，当然女性统治的社会跟男性统治的社会同样是危险

的，我不相信女性统治就会温柔多少，狩猎、战争，以至你争我夺的政治活动，女性同男性是不会有区别的。

那四坛酒，肯定是诱饵，现在就等猎物出现了。时间过得很慢，我在树上等得很不耐烦，可是树林里的女猎人却很有耐性，我看不出她们有任何动静。

太阳已从头顶直晒，变成了斜晒，我满身流汗，汗水引来不少细小的昆虫，在我身边嗡嗡地叫着，飞来飞去，有些更叮我一口，弄得我又痛又痒。

头顶上，不知有只什么怪鸟，发出一阵嘎嘎的怪叫，这叫声响遍了林间。

幸好这时，飘过一阵凉风，它不只使我的汗水干掉，也吹走了绕着我飞的蚊虫。不过，风一大，树就摇晃，我只有抱住树干，站在树杈上。我已站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脚也发麻了，我小心地伸动了一下脚，以免两脚发麻不能动弹。

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右边的树林里有动静了，从枝叶摆动和折断的情况来看，走动的是一种粗心大意而且孔武有力的生物，它们根本不在乎会被人发现行踪，不像刚才那些女猎人那样小心谨慎。

我听到了叫声，这是一种粗犷的吼叫。

我拨开面前的枝叶，看看是些什么动物走近来，我最先以为是些棕色的大熊，但再看清楚，却是两脚直立行走的毛人。

我看到3个混身长着棕红色毛的“人”走出树林，他们的脚步很重，不耐烦地拨开身前的枝叶，甚至将树枝

扭断。

到底他们是人还是兽？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，说他们是兽？他们的确像人猿，额头低，眉骨突出，手和脚显得特长，不过，他们是直立行走，而且不时转动脖子，向两边吸着鼻子。他们手里拿着打磨光滑的棍棒，腰间用兽皮围住。更出奇的，他们之间的沟通，并不是以咆哮，而是以真正的语言，起码我一听就听懂了他们是在讲人话。

也许，他们已是人类了吧？不过，可能是一种原始人，虽然比那些女猎人进化的程度落后了很多很多。但你不能否定他们不是人类，他们已具备了人类的特征——直立行走和有语言，懂得使用棍棒了。

我这时担心起那些女猎人了，她们不可能是这些野人的对手。女猎人人数量虽然多些，而且有弓箭猎刀，但看起来绝没有这些野人这么强壮有力。

那片本来宁静的林中空地，随时会爆发出一场血腥的搏斗，如果他们打将起来，我该帮哪一边呢？依我看，这些野人会比那些女猎人更不欢迎我的。

我突然醒悟过来，是那些酒香把野人引来的，这些有着很浓烈气味的酒，不只是诱人的饵，而且掩盖了女猎人留下的气味。

3个野人一走进林中空地，看见了那几坛酒，立即发出一声欢呼，向酒坛走去。他们每人拿起一个酒坛，欢叫着蹦蹦跳跳，不断地把手伸进坛子里，掏出一些黄澄澄又黏又稠的东西，塞进嘴里，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，从高处也看不清，估计一定是一些酒糟一类的食物。他们贪

婪地吃着，我想他们对这种食物一定是有着特殊的爱好。

野人太专注于吃那些食物，根本忘记了危险的迫近，他们也不动脑子想一想，怎么在林中空地会出现这些酒坛子，难道不知道是有人专门为他们摆在这儿，引诱他们上当的吗？我不禁为他们担心，真想设法去警告他们。

这时，那些躲在树后的女猎人开始行动了，她们一下子全从树后跃出，右手都握着猎刀，左手拿着绳索。

那几个野人仍沉迷于食物，反应得比较迟钝，他们还来不及放下酒坛或跳起来，女猎人的飞索已抛向他们，套住他们的手或脚，使他们没办法奔逃。

野人发出愤怒的咆哮想挣脱套索，捡起扔在身旁的棍棒，向女猎人反扑过来。女猎人一点也不退让，挥动着手中的猎刀，一边灵敏地跳跃，躲开野人攻过来的棍棒，一边用猎刀刺向野人。

一时间，林中空地充满了狂野的喊叫，其中一个野人被刺中了腹部，他惨叫了一声，扔下棍棒，捂住肚子，血从肮脏的棕毛上迸流出来。那个刺中他的女猎人向后退了一步，另一个女猎人立即拉扯套索，将那受伤的野人绊倒在地上，原先的女猎人再扑上去，举起猎刀狠狠地刺向他的胸膛。那野人发出一声惨厉的尖叫，他粗壮的手臂慢慢垂下，两腿抽搐了一阵，就不再动弹了。

其他两个野人看见自己的同伴被杀，大吃一惊，他们两个立即背靠背，互相掩护，挥动棍棒，抵挡女猎人的围攻。

那群女猎人把两个野人团团围住，她们的首领举起长

矛，大声叫道：“留一个活的！不要全杀掉！”

那两个野人知道不容易击退进攻，但他们一点儿也不退缩，把长棍挥舞不停，拼命抵抗。

有一个女猎人乘虚进击，被野人用长棍击中她手中的猎刀，猎刀被打飞，她连忙退到一边，揉着被震痛的手。

首领大叫一声，举起手中的长矛，猛然投掷，长矛像一条银蛇般突然在空中飞过，插进一个野人的肩膀，痛得他哇哇大叫，在他手臂受伤，长棍稍为缓慢之际，一个女猎人已把猎刀插进他的胸膛了。

剩下的那个野人，这时十分孤立，他惶恐地看着同伴倒地，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，他大叫一声，将手中的长棍向身边的一个女猎人捅去，那女猎人连忙退缩，但那野人将棍棒向上一挥，击了她的太阳穴，把她打晕过去。

有了个空隙，野人立即向前冲，准备突围，这时，他四周飞过来很多条套索，飞索上系有石头，一沾身就惯性地卷动，把他的四肢缠住，将他绊倒在地。

所有女猎人立即蜂拥而上，将他压倒在地上，用绳索将他捆起来。

我在树上目睹了这场血腥的狩猎，不禁毛骨悚然，那3个粗壮有力的野人都不是这群女猎人的对手，要是被她们发现，我能打得过她们吗？

我奇怪，为什么那首领要捉一个活野人？她们一连杀了两个，难道要活捉这个当俘虏？显然，她们并不把这些野人当成是跟自己同类，而是当成野兽，才加以猎杀的。到底她们会怎样对付这被擒的野人呢？

我看见那首领把长矛从已死的野人身上拔下来，她挥了挥手，下了一道命令。

有4个女猎人立即跑进她们刚才藏身的树林，拿出4支带钩的短棍，在林中的空地中央，钉在泥土里，4支短棍形成了个四方形。

另一些女猎人则将那两个已死的野人搬到一边，将场地清理出来。

被擒的野人挣扎着，但无法挣脱束缚，他发出绝望的哀号。

几个女猎人把他拉到那4根有钩的短棍中央，把他推倒，将他四肢绑上绳索，大字形绑在4根棍之间。

那野人不再挣扎了，他用惶恐的眼神，望着围在四周的女猎人。

我在树上，知道将会发生某种可怕的事，一种潜意识使我感觉出有一种紧张的气氛，她们准备将这野人活生生地削宰吗？

那首领向前跨上几步，用一种野猫般的步伐，走到那被大字形绑在地上的野人跟前，举起了她手中的矛枪，嘴里喃喃地讲着什么，我听不到她的话，但肯定那野人是听得到的，他把头左右摇摆，瞪大双眼，望着那举起的长矛。

我估计那长矛很快就会插进野人结实的胸膛，因为我看见野人闭上了双眼，在等着死亡的到来。

可是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那根长矛并没有猛刺下去，首领把长矛调转来，用长矛的矛头，去拨开野人两腿间披着的兽皮，发出得意的笑声。野人无助地呻吟起来。

首领把长矛再次举起，往下一插，长矛并非刺向野人的胸膛，而是插在离野人头顶十来厘米的地上，矛杆颠颠地抖动着。

她拔出猎刀，将野人腰间的皮带割断，扯掉他围着的兽皮。其他女猎人发出惊喜的叫声，围拢过去，像看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，这样一来，我反而被她们挡住了视线，看不到野人的反映了……

后来，我发现那些女猎人也玩乐得筋疲力尽了。她们将野人的双手双脚反身捆绑，用大棍穿过，挑了起来。这些女猎人的力气倒真令人吃惊，足有 200 多磅的野人，她们两个人一前一后，挑着就走。

野人被绑得手脚都麻木了，我听得见他叫痛呻吟，但那些女猎人根本不理他。我在树上看着她们离开林中空地，走进森林去了。

这时，我从叶缝可以看出，天空的光线开始转暗，阳光已变成金黄带着一种殷红，我知道已接黄昏了。

我在女猎人的队伍走后，再等了好一阵，才从树上爬下来，我确实不想同她们正面遭遇，不过我相信要寻找她们的行踪并不困难，一则她们扛着那野人和两个野人的尸体，走得不可能太快，而且她们在地上踩出的足迹明显可见，在黄昏的光线中，我是完全可以跟踪到她们的。

我估计她们绝不可能走得太远，夜色来临时，她们准会找一个地点过夜，不会在夜里赶路的。

要跟踪这队女猎人，实在很容易，我走了不到半个小时，就看到她们在另一块林中空地停了下来。我想，我至少

可以在她们休息时，把那被捕的野人救出来，虽然我相信那野人不一定会感激我的，但总比看着他失去自由好一些。

她们在那空地上生起了一堆篝火，这时天色已入黑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显得相当黑暗，我循着火光找去，很快就找到了她们宿营的地点。她们显然不知道我在跟踪她们，从空地的篝火光处，传来了柴火燃烧发出的噼啪声、她们的欢笑声、煮食炊具的碰击声和一种奇怪的滋滋声。我不敢走得太近，怕被她们发觉，只藏身在远处的树丛里，等待机会，我想她们总得要睡觉，等她们歇息后，我方能去摸营。

奇怪的是，她们到森林来捕捉野人，却不曾料到她们现在可能会变成了我的猎物。我既已决定要救那野人，自然不能无所行动，得走近去进行侦察。我像鬼影一样，从一棵树悄悄地走向另一棵树，停顿片刻，又继续前进。

突然，我踩着了一根枯枝，枯枝断裂发出的声响很清脆，我闪到一棵树后，屏住呼吸，静心倾听她们有没有觉察我的动静，我只听到风在头顶的树梢吹过发出的声响，却听不出篝火那边有什么变化，篝火的噼啪声和奇怪的滋滋声，仍同前一阵一样，只是女猎人已不再笑，大概正忙于煮食吧？

我悄悄探头，向篝火那边望去，见并没有人离开篝火进林中来搜索，于是我在几分钟后，又再向前移动，每次移动后，我总停顿几分钟，肯定未被发觉，才再走向另一棵树后。

这样走走停停了半个小时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点，在一棵接近营地的大树后面，我可以相当清楚地